

列·维德戈普 著
[苏] 亚·苏霍京
姚宇珍 译
华山



巨人的友谊

JURENDEYOUYI

A.7
9



巨人的友谊

巨人的友谊

姚宇珍 华山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5插页 150千字

1986年10月 第1版 1986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 10094·657 定价: (精)1.60元

目 录

- 一 结交朋友……………(1)
- 二 巴黎会见……………(47)
- 三 最初的考验……………(65)
- 四 中流砥柱……………(86)
- 五 这不是牺牲……………(124)
- 六 平等相待……………(143)
- 七 爱之心……………(153)
- 八 在同志们中间……………(163)
- 九 马克思的自白……………(188)
- 十 朋友最爱怜的人……………(198)
- 十一 只要心脏还在跳动……………(210)

一 结交朋友

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的校园里响起了放学的钟声，教室里顿时沸腾了，课桌盖儿噼里啪啦直响，爬满常春藤的灰色墙壁上的大门敞开了，一大群中学生熙熙攘攘、争先恐后地跑到石板铺砌的院子里。他们跑过了小教堂，在一座石拱门下，象一股股喧嚣不息的小溪流似地涌向德国古老城市特利尔的大街小巷。

“你怎么搞的，没看见是谁在你前面吗？”

一位淡褐色头发的小伙子，一把揪住了不小心撞在他身上的一个低年级学生。

这个低年级学生惊呆了，他恭顺地嗫嚅道：

“看见了。”

“我是谁？”

“您是高年级同学。”

“你为什么这样没礼貌？”说着，这位高年级学生使劲拧着对方的耳朵。被拧者疼得嚎叫起来。

“啊哟，皮特，本人久闻大名，说你是一位勇敢的男子汉大丈夫啊！原来如此，竟然和一个低年级学生单独决斗。

皮特，看你多能！”说话者是一位十七岁上下的小伙子，他身材魁梧，黝黑瘦削的脸膛上有一双虽然不大、但却富有表情的眼睛，高高的前额，一头乌黑的卷发。他讥讽地看着那位名叫皮特的大高个儿。和黑头发小伙子一起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皮特越发使劲揪着那位低年级学生的耳朵，对方号啕大哭起来。

“喂，你这是干吗，立刻把他放开！你听见没有？”黑头发小伙子的两只眼睛里闪现出怒不可遏的目光，他朝前跨了一步。

皮特恶狠狠地盯着这位爱管闲事的小伙子，下意识地松开了手，那个被揪的低年级学生，乘他稍不留神，突然跳到一旁，箭一般地从院子里跑出去了。

“管你什么事，马克思？是不是想找不痛快了？”皮特说着，并威胁地歪着脑袋。

黑头发小伙子向他戏谑地弯腰行了个礼，说：

“阁下，本人愿意随时为您效劳。现在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副手*吧。”

他彬彬有礼地指着自己的伙伴们说：

“这位是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这位是埃麦里希·格拉希。我想，你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名叫埃德加·冯·威斯特华伦的小伙子是一位瘦削的中学生，长着一双富于幻想的眼睛。他神色激动地叫道：

“好小子，快滚吧！小心卡尔揍你。”

“阿门*！”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埃麦里希虔诚地结束了

* 决斗时的助手——译者注。

* 祈祷时的结尾语，表示心愿如此之意——译者注。

朋友的话。

皮特轻蔑地啐了一口吐沫，十分不快地钻进了围在他旁边的同学中间。

“同学们，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学生们听到有人说话，都转过身来，并立刻连连鞠躬。拉丁文兼希腊文教员维图斯·莱普斯，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这几位学生。

“没有什么，莱普斯先生。”

“那你们在喊叫什么？”

埃麦里希天真地睁圆了蓝眼睛说：

“啊，这……这是我们……我们……向卡尔祝贺生日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马克思，现在你满多少岁啦？”

“5月5日就满十七岁了，莱普斯先生。”

“唔，不过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

莱普斯放走了这些学生以后，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1835年4月13日，毕业班的几个学生曾有过恶作剧……”

被莱普斯先生在名字上作了记号的这几个学生，现在已站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家小书铺里了。他们正在贪婪地看着一张崭新的德国地图。他们不久就要奔赴祖国各地。地图上的各种符号、线条和小圆圈，在小伙子们的眼里仿佛活动起来了。

……德国地图宛如用五颜六色的布头拼凑而成的一块被面，使人看得眼花缭乱。地图上的三十六块“补丁”，表明德国是由三十六个公国和王国组成的。整个国土被一道道界标分割成了许多独立的地区，每条界标都有公国或王国的士兵把守着。来往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得隐忍着不满的情绪

向本地的小国王缴纳贡品。只有如此，把守关卡的士兵才会给他们放行……。

地图上最大的一个圆圈是柏林——普鲁士王国的首府。那条又宽又长的蔚蓝色带子是水深流急的莱茵河。在这条大河上，白帆点点，百舸争流。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发明不久、拍打着明轮行进的汽船。

“你们看！你们看……这就是它！”

卡尔指着地图上纽伦堡和菲尔特之间的那条短而粗的黑线喊着。

“这是什么？”

埃麦里希先看见了地图上的图例，他喊叫起来：

“嗨，这是一条铁路！”

这几位中学生还是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这条铁路的“尊容”呢。

“我们要是能在这条铁路上走一趟该有多好啊！”卡尔沉入幻想地叹了口气。

“别着急，我的孩子！总有一天——我们未来的著名诗人卡尔·马克思、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还有未来的将军埃麦里希·格拉希，都能从这条铁路到特利尔的。”埃德加尔未卜先知地低声说道。

所有这三个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都落在他们的故乡——特利尔应在那个方块上。这就是莱茵河……它的支流摩泽尔河……找着了！摩泽尔河边上的那个小圆圈就是他们的故乡——特利尔城。一条条道路从特利尔城向四周延伸开去。这是沙土公路，那是河流。他们很快就要从这里的某一条道路上出发了，那条路将把他们带向何方？中学毕业后，什么在

等待着他们呢？

卡尔的目光久久不能离开地图。

“这样吧，我们今天就不去散步了。明天还有好几门功课呢。”埃麦里希说着，匆匆忙忙地朝门口走去。马克思和埃德加爾也不乐意地尾随而去。

……春天，在城郊的草地上，在浓密的、一直延伸到风平浪静的摩泽尔河岸上的树林里，真使人心旷神怡，自由自在啊！放学后，毕业班的学生们总是爱到这个美丽的地方聚会。摩泽尔河上空歌声悠扬。在异口同声的大合唱队里，也有卡尔、埃德加爾和埃麦里希的声音。突然间歌声中止；不知是谁把谁推了一把，被推者也照样还了他一下，于是双方就脱衣挽袖地摆开“战场”。围观者一个个情绪激昂，大喊大叫地为双方助威。

“加油，弗里茨！”

“嗨，不准使绊儿！……”

当一场鏖战结束后，脸红脖子粗的小伙子们，一个个都倒在草地上歇息。这时，又暴发了激烈的舌战，并且开始畅所欲言地谈论学校里的一切事情，幻想着毕业后的独立生活。毕业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已经二十多岁了。卡尔虽然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可是大家总是愿意倾听他的意见。

同学们尊敬马克思，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任何一次争论中都善于证实自己有理，而且这位快活、勇敢的小伙子，在每次比赛、游戏，甚至打架时，总是和大家在一起的。他不受别人的欺负，但也从来不寻衅闹事。凡是和马克思较量过的小伙子，都知道他有一双强劲有力的手臂。而且，欺负他的人还会得到一首辛辣的讽刺诗。

大家一起返回城里。从高地上可以看到烟囱高耸的新厂房；远处是美丽如画的、带有四个塔楼的大教堂。他们已经来到城市近郊，小伙子们快活地走着。在狭窄的街巷里，在大市场的广场上，到处可以看到弯腰拱背的石匠，双手揉搓着皮革的制革工人，不住地抽搐地咳嗽着的烟草工人，还有在尘土中奔忙着的装卸工人……

当小伙子们走近市中心的街道时，一个个都变得文雅起来。

特利尔市中心的街上是安静的。市民们端庄地走着路，不断向身边走过的、身着军官制服的先生们深深地鞠躬致意。从市场上归来的郊区农夫和手工业者，早早地摘下帽子，为尊敬的城里人，为高大红顶房屋的主人们让着路。

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表明它是永恒不变的和殷实可靠的。就连天主教徒街上的这座中学，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学校的灰色房屋是厚实而坚固的。而且，不仅它的外观是威严的，就连该校的大多数学生也与众不同，他们或是目光轻浮，或是思想自由，循规蹈矩的父母们，总是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信仰上帝，敬重王权，并经常提醒他们，若不听从教导，执拗不化，作父母的就有权不为他们祝福，甚至取消他们的继承权。

这个毕业班共有三十二个学生。他们每个人不仅在外表上毫无相象之处，而且他们的秉性和志趣也各不相同。马克思班上大部分同学的思想境界，正象他们的父亲、祖父一样——就是为了一个“钱”字。在他们的心目中，钱能给人以自主地位，能给人带来欢乐与美满的生活。一切为了钱的这种理想，使人的广阔的精神世界变得象缝隙那样狭隘。后来，这个毕业班的三十二个学生中，有七人做了普鲁士王国

的官吏，有十二人当了神甫。

尽管如此，但这三十二个学生都向往着爱情，都在竭力寻求友谊。人都是这样，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总是需要有一个爱他并且忠于他的人，有一个能象相信自己那样可以信赖的朋友。可是，通往友谊的道路并不是一个人单方面就能铺设的……

司法参事亨利希·马克思的爱子、全家人的希望——卡尔，在追求些什么呢？在毕业的最后一年里，夜间他常常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憧憬与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他多半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诗人；有时也想将来能出现在法庭的讲坛上，为无罪的被告人慷慨陈词。

向谁倾诉自己的疑虑？又有谁能理解他呢？是埃麦里希·格拉希吗？未必。格拉希的理想是做一名军官，他总是津津有味地谈论军衔所能带来的那些特权。

在所有的同班生中，真正亲近卡尔的大概是威斯特华伦。和埃德加尔在一起，他总是感到轻松、随和。埃德加尔非常可爱，富有同情心，而且也酷爱诗歌，自己还写诗。他能想出聪明的主意，甚至当卡尔的话还没说完时，他就能完全明白对方的心思了。他俩常常是形影不离，在一起准备功课，不是在卡尔这儿，就是在埃德加尔那儿，天天如此。

※ ※ ※

夜晚。在点着煤油路灯的昏暗的罗马街上，正走着两个人——一位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先生，另一位是个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他们边走边热烈地谈论着。过路的人亲切地向他俩点头致意，有的还回过头来赞叹道：

“亨利希·马克思真是有个福气的人啊！”

“是啊，这个儿子是他的掌上明珠。”

这父子俩确实是十分亲密的。卡尔·马克思常常以父亲的学识渊博和在城市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自豪；他觉得和父亲在一起时十分随便，怎么想就可以怎么说，不必隐瞒自己的思想。而且，父亲总是能充分地理解他。

亨利希·马克思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不久前还是脸蛋红红的小胖儿子，现在已象个大人似地和自己并肩而行，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对人和事的看法，对人生的想法。

在儿子的议论中，亨利希·马克思听到了自己思想的反响。尤其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卡尔的信念：“人不是为了自己而诞生。”不，不是这样，亨利希·马克思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革命者！不会的。可是，卡尔的一生不应该是无声无息和碌碌无为的。人活着就应该给人民带来好处。

父子俩和往常一样正在热烈地谈话。忽然，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了他们，并向老马克思打听：是否知道勃鲁克西乌斯律师被捕后的情况？

这时，卡尔想起了勃鲁克西乌斯被捕那天在他们家里所发生的事。这是前不久才发生过的事。那天，父亲回到家里时显得非常兴奋而激动。他在“卡齐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讲。卡尔知道这个“卡齐诺”，它位于市中心，是一座两层楼房的建筑物。里面设有很好的图书馆、阅览室，还有一个供举行舞会和音乐会的大厅。有许多夜晚，父亲都是在这儿的“文学俱乐部”里度过的。该俱乐部是由本城的一些

• 相当于今天的俱乐部——译者注。

官吏和有声望的公民组成的。

母亲非常激动地说：“亨利希大概说了什么造反的话！”

怎么是造反的话呢？他只不过是对于国王陛下作了一些应有的评价而已。当政府不愿听取有学问的民众代表的意见时，难道能沉默不语吗？就这样，亨利希在广众大厅里慷慨陈词。后来，又和同道们引吭高歌。不错，勃鲁克西乌斯和往常一样做事过激：他高喊了某些革命词句，还唱起了“马赛曲”^{*}。但总的说来，一切都进行得不坏。

过了几天，风闻勃鲁克西乌斯被捕，这个消息使马克思一家提心吊胆。父亲也会突然被捕吗？卡尔想到这些确实有点害怕，但同时也为此而自豪：他的父亲大声疾呼，公开说出了对政府的不满……

和相遇的熟人告别后，马克思父子又恢复了中断的交谈。朝前走了一段路程，他们不知不觉已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宅邸面前。大门上，在男爵徽号的下方镌刻着：“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

刚敲了两下，大门就敞开了，显然是主人已久候多时了。埃德加尔亲热地挽着卡尔的手走在前面，他们穿过众多的房间，来到了办公室，两个年轻人欢欢喜喜地坐到宽大的沙发上。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将亨利希·马克思让在前边：

“噢，我们的两位毕业生已抢占了沙发。来吧，我俩就坐在这儿好啦。”

说着，男爵将一把安乐椅挪给了客人。

^{*}法国的国歌——译者注。

对文学的爱好和共同的政治见解，将亨利希·马克思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多年了。因此，这位普鲁士王国的枢密顾问官、本城屈指可数的高级官员之一，就对卡尔的父亲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来得正好。你大概听说了吧，符登巴赫差一点儿被罢了官。”

“对我们这个城市和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啊。尽管他尚未被撤职，可这种作法真令人发指，竟用解除职务的手段来威胁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开明人士。”

“把他留下来有一个条件：得由被任命为副校长的勒斯来负责对中学生和教员们的政治监督工作。”

听到这里，卡尔和埃德加尔互相交换着眼色。原来如此！他们听到的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对勒斯这位学究和好挑拨是非的教员，一向就极为反感。

“快点拿到毕业文凭就好了——那时便可以自由自在的了。”埃德加尔若有所思地说。

“你已决定毕业后要上哪儿去了吗？”

“上哪儿还不都是一样吗？反正得给我个差事干呗。”

听了埃德加尔的话，卡尔闪露出一丝遗憾的目光。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

“是指任何一种目标吗？”

“不。至少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标……”

“这就是说，什么目标都一样。”

“不对，不是什么目标都一样。这，”卡尔压低了嗓门，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应该是……为大众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将得到什么呢？”他用手指抖松了自己的头发

接着说，“不，不是为了可怜的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如果我们必须牺牲，那么高尚的人们将会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突然，卡尔身后响起了一位姑娘的清脆声音。

“你说得对极啦！”

卡尔急忙转过身，一下跳了起来。他旁边站着一位婷婷玉立的姑娘，臂肘支撑在沙发背上。她二十岁上下，浓密的头发掩着白皙的、高高的前额。她那双稍长的大眼睛温柔而聚精会神地看着卡尔，仿佛是在研究他似的。这位姑娘就是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因为卡尔只顾说话，所以没看见燕妮走进房间。当他俩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卡尔的心头。燕妮挨着他坐下来。

“卡尔，你已经决定要选择什么职业了吗？”

“你为什么不专心致志地搞诗歌创作呢？”埃德加尔朝他的脸上看了一眼说道。

做一个诗人？可父亲会怎么说呢？卡尔看出了父亲投来的疼爱而聪慧的目光，似乎听见了他的声音。他看见父亲常常阅读对上帝与宗教持否定态度的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

不，父亲是不会强迫卡尔选择某一种职业的，他让儿子自己自由选择。老人只是希望卡尔别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也不要终生成为一个所谓“大有发展希望”的人，而且最好能为大众做些有益的事情。根据父亲的意见，要如此，只有当个律师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也许父亲的话是对

* 弗·马·伏尔泰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学，启蒙思想家。
让·雅克·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天文学家——译者注。

的？

卡尔很想知道，燕妮对他选择职业有什么想法。关于这一点，就连埃德加尔也未必能猜出其中的奥妙。卡尔认识燕妮已经多年了，但就在这最近一年他才突然明白，自己是爱她的。卡尔产生了一种他过去从未有过的甜美的感情。可以猜得出，燕妮对卡尔也不是无动于衷的。因此，卡尔就觉得埃德加尔更亲近了……

“已经等着我们入座了。亨利希，卡尔，孩子们，我们都去用餐吧！”燕妮父亲的招呼声使卡尔从片刻的沉思中惊醒过来。

在去餐厅的路上，埃德加尔对姐姐说：

“你知道不，告密者勒斯竟被任命为我们中学的副校长了。将由他来监督我们的言论与行动。”

燕妮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弟弟的脸颊，微笑着对他和卡尔说：

“你们用不着害怕他。再过几个月，不就要毕业考试了么……”

※ ※ ※

“同学们，这就是你们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符登巴赫扶了扶夹鼻眼镜，看着学生们一张张由于紧张而变得苍白的面孔，他庄重地念道：《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教室里的三十二个考生几乎同时松了口气，接着便埋头写起来。坐在长长的监考桌后面的勒斯先生，立刻用冷漠无情的目光扫视着整个教室。

教室里鸦雀无声……

不一会儿，一位考生微微地抬起头来。他的一双眼睛警觉地观察着监考先生们的表情，而手指却急速地在桌斗里翻寻着夹带*，选择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作弊的骚动立刻传染给了其它课桌，夹带不胫而走……如果不是一年来一塌糊涂的成绩使考生们格外着急的话，在毕业考场上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那他们就只有指望自己所学的知识了。

只有坐在前几排课桌上的考生没有表现出这种神经质的举动。未来的特利尔法院首席法官埃麦里希·格拉希，正在正襟危坐地写着作文。他间或停一停手中的笔，检查一下标点符号是否正确。他的两只耳朵红红的，脑门上也汗津津的，但他的神态镇定，似乎满有把握。最终他没有打算违背父亲的意愿，他认为，只要有头脑，无论哪儿都可以求取功名。他的作文应该博得主考人和他父亲——某商行经理的欢心。

“商业是组成整个民族幸福的一种职业……我看到，我的前辈（作为商人）都是幸福的和满意的……”

埃德加尔表现得神态自若。当然，尽管他认为选择职业是无关要紧的，但他也必须给自己选择一项职业。他讪笑着，轻蔑地撇着嘴写道：

“看待世界就应该象看待舞台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象演员似的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番。要表演就得挑选角色……”

马克思很激动，这倒并不是为了争分数，而是这个作文题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他写在考卷上的话语，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是产生于他和父亲推心置腹的交谈之中和产生于他和埃德加尔、埃麦里希两人的多次争论之中。

◆学生应考时偷带的有关材料——译者注。